

二十九集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(剧本)

贺 昌

(一百一十二)

□ 刘树亮

第二十九集 壮绝千古 ②

7 情报科电台室 内 夜

贺昌与项英、严仲守在电台旁焦急地等待着中央的回电。

这时,陈毅拄着拐杖也来了,一进门就急切地:“怎么,中央的回电还没来?”

严仲:“没有哇。”

字幕叠出:情报科长严仲

陈毅:“是不是电台有问题?”

严仲:“电台挺好的,刚才还收到敌人的电报。”

项英愁容满面地:“估计是中央不同意咱们的意见。”

严仲:“同意不同意总该有个态度吧,为什么只字不回!”

陈毅拽下帽子解开衣扣侧身倒在椅子上,掏出一元钱递给警卫员张德胜:“小张,给严科长去买点小吃吧,今晚我陪他熬夜。”

贺昌手一摆:“别去了!”

陈毅:“为什么?”

贺昌:“用咱们这钱已经买不到东西了。”

陈毅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
贺昌:“敌人大肆散布我军失败的谣言,奸商、地主、富农又乘机哄抬物价,搞得人心惶惶,人们已经不肯再收咱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钞票了!”

陈毅:“必须赶快采取措施!”

贺昌:“我让政治部的同志们宣传群众,揭露敌人的阴谋去了,不过,效果恐怕是很难预料了。”

陈毅立即坐起来:“我马上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起草布告和紧急命令,发动群众,积极击杀叛徒,大力开展反击反革命分子鼓惑群众拒用国币的斗争!”

8 井塘村贺昌居室 内 夜

贺昌伏案起草文件。小油灯照着他枯黄疲惫的脸。天渐渐地亮起来。

谢然之走进来大声地:“贺主任,你还在起草文件?发不下去了!”

贺昌:“为什么?”

谢然之:“赣东北、闽北、闽西、闽赣、湘赣、湘鄂赣和中央苏区的电台都叫不通了,中央苏区已经被敌人分割包围,交通也断绝了!”

贺昌用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盯着谢然之。

谢然之接着:“而且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江西省委、省苏、省军区机关部队两千余人已经全军覆没了!”

贺昌扔下笔异常愤怒地:“你给我滚,你这混账东西!”

谢然之大为震惊地:“贺主任,你这是怎么了,你,你一向温文尔雅……”

贺昌站起身来:“这大好的根据地是谁葬送的?红军怎么能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?嗯!我能不火吗?我真想一枪毙了你这鬼东西!”说着掏出手枪就要打。

谢然之急忙拦住:“哎呀,贺主任,您千万冷静,是我们错了!早时如果能听您和陈毅的话,确实不会落到这种地步!”

贺昌:“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?当初我再三和你们讲,这种打法不行,你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不可?!你看看,现在这局面怎么收拾?你给我讲!”

谢然之哭着:“贺主任,实在对不起,我们成党的罪人了!其实,当初我也是相信你的,可龚楚他一直说……还说那是中央和中央军委临走时的嘱托,必须……我对不起党,对不起死去的战士!”

贺昌收起枪,气得在地上来回踱步。

这时刘友严带着半小瓶盐水大步走进来:“贺主任,您日夜辛劳,项书记和陈主任特地让我给您送来了盐水。”

谢然之:“你刘友严,留着盐不肯给贺主任,只给那么一点?”

刘友严:“就这一点也不容易呀!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?”

谢然之:“当然是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,偷偷摸过敌人的封锁线送来的!”

刘友严:“正是这样,是乡亲们用盐水浸泡衣服,晾干后穿着进来,又从衣服上把盐洗下来的。我刘友严留着盐不肯给贺主任?说实在,我这两个月都没尝个咸味了!”

贺昌:“友严啊,真太委屈你了,叫‘有盐’却没盐吃。齐宣王的王后叫无盐,可人家从来也没听说缺过盐,社会可真会戏弄人啊!”

谢然之:“贺主任博古通今,语出典随,实在是一代奇才,怪不得项书记、陈主任常常称赞您呐,可敬!可敬啊!”

贺昌:“可敬的是友严同志,有盐自己不吃给别人,这多可贵。这点盐就留给你自己用。你们成天东奔西忙,体力消耗大,用它补补身体,也补补这社会的缺憾吧!”

刘友严:“这哪能行,这可是项书记、陈主任的一片心意啊!”

贺昌:“那就送到医院里去吧,伤员们的手术正急需它啊!”

刘友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:“这,这……”

贺昌挥挥手:“去吧,伤病员们的手术要紧!”

刘友严不好意思地走出去。

谢然之:“社会戏弄人的地方何止这些?人类全部的历史,好像就是一部戏弄人、捉弄人的历史!”

贺昌叹口气:“等咱们共产党人打下了江山吧,到那时情况就会有极大的扭转。”

谢然之:“咱们共产党人是应该自觉为革命做贡献,直至牺牲一切。”

贺昌:“主力部队转移这里总得留人,不留咱们留谁?”

谢然之:“有那么多人让走了,为什么偏偏把咱们留在这里?”

贺昌:“咱们共产党人能奋斗在革命最需要、最艰苦、最危险的地方应该引以为自豪,这或许也是历史留给咱们的一份殊荣,你堂堂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怎么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!”

谢然之:“贺主任一片忠心天日可鉴,真是国之栋梁,难得,难得!要是在国民党里,肯定会受到蒋光头的赏识重用!”

贺昌:“在革命危急存亡之秋,咱们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自应挺直腰杆奋力撑着。可你这话怎么越来越不中听?咱们是共产党员,怎么能跑到国民党里去,又怎么能受到蒋光头的赏识重用?”

谢然之:“这只是个假设嘛!”

贺昌:“你小子,你是不是老鼠找棍子——起打猫的心了?”

谢然之:“贺主任,你想到哪里去了,我只是为贺主任抱不平,发发牢骚而已,可没有别的意思啊!”

贺昌:“咱们目前是遇到了严重困难,而且在短时期里是没法子克服的。但是,这只是暂时的嘛!”

谢然之摇摇头:“哎呀,形势太危急了,我看是把斯大林请来,让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全都复活了也难以济事啊!”

贺昌一个箭步跨到谢然之面前大声地:“那你是看到革命绝望了,前来拉我下水,是不是?”

谢然之吃惊地:“不,不,我绝不是那意思,千万别误会!”

贺昌正义凛然地:“如果你小子胆敢叛变革命,老子带领弟兄们一定捉住剥了你的皮!”

9 井塘村贺昌居室 内 日

贺昌对李翔梧、袁血卒:“敌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,部队要时刻准备着突围,可医院里还有七千多名重伤病员急需疏散,咱们来搞个方案吧!”

李翔梧:“这么多重伤病员可不好办啊!这能往哪里放?”

贺昌:“只能是疏散到群众家里了。”

李翔梧:“这困难就大了,他们是不会乐意去老百姓家里的!”

贺昌:“把政治部和卫生部的同志们统一组织起来,分头深入到各个医院对伤病员们进行思想政治动员,向大家讲明疏散的理由,细致地交代清楚疏散后应该注意的事项。”

李翔梧:“估计效果不会很大。”

贺昌:“再让工农剧社的同志们演出节目帮助解决战士们的思想问题,同时给大家安排好护理医药师,给足养伤期间的钱粮、药物和生活用品,解决好大家的后顾之忧。”

袁血卒:“这钱物可是个大问题啊,咱们现在太困难了。”

贺昌:“一定要设法筹凑。”

李翔梧:“即使把伤病员们的思想搞通了,老百姓肯收留他们吗?”

贺昌:“这就得让地方干部多配合做群众工作了……”

袁血卒:“现在群众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怕得很,谁家还敢收留咱们共产党的伤病员呢?”

贺昌:“把战士们勇敢杀敌的故事讲给大家听,激发大家的阶级感情,使大家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自己伤病的子弟兵。”

10 做医院的一个三合院的龙王庙里 内 日

众重伤病员们围着李翔梧等同志:“我们死也不离开部

队!”

“我们要求立即上前线,坚决保卫苏维埃政权!”

11 一个做医院的祠堂里 内 日

众伤病员们围着袁血卒等摩拳擦掌:“我们现在就上火线去,拼倒一个算一个!”

“我们宁愿死在战场上!”

这时,贺昌拄着拐杖赶来了。他心情沉重地对众伤病员:“弟兄们,过去为了让大家安心养伤,对大家只报喜不报忧,根据地的严峻形势一直没有和大家讲。现在再不能不告诉大家实际情况了:咱们江西根据地的斗争失败了,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,咱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,必须疏散了。或者回老家,或者留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,种田也行,打游击也可以,等革命发展起来了大家再回来一起干。大家说,面对这样的形势,除了走这一条路,咱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?”

伤病员们纷纷表示:“原来是这么回事!”

“既然到了这一步,你们也不要为难,天塌下来我们撑着!”

“我们服从组织安排!”

贺昌:“好,大家不愧是英雄的红军战士!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家是英雄;在失败的困境中,大家仍然是好汉。日后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危险,大家一定要记住,困难是暂时的,革命胜利是必然的,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。”

众伤病员:“我们一定努力奋斗,争取革命高潮早日到来!”

贺昌:“万一遇到了敌人,咱们千万不能当叛徒,即使刀子架到脖子上,也不能暴露别的同志!”

众战士:“做人就要做好汉,死就死了,咬别人干什么!”

“只有王八才会乱攀乱咬哩!”

“贺主任放心,我们一定不动摇!”

正说着,陈毅带着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和乡亲们走进来对众伤病员们大声地:“弟兄们,乡亲们接大家来了,大家跟随着去,养好伤再报仇,大家说怎么样?”

众伤病员:“好,我们先去养伤,伤好了再和狗子们算账!”

“我们饶不了他们!”

“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仇的!”

乡亲们接着拥上前去。背的背,驮的驮,抬的抬,带着伤病员纷纷往外走。

12 井塘村 外 日

村里家家门上贴着春联,孩子们欢呼嬉戏,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不时地响起,一派节日气氛。

房东黄大嫂端着果点和米酒走进贺昌居室,两个小孩子嬉闹着跟进去。

13 井塘村贺昌居室 内 日

黄大嫂端着果点和米酒走进来热情地对贺昌、项英和陈毅:“快来尝我们点果点和米酒吧!”说着将果点和米酒放到贺昌等三人的面前。

项英:“大嫂,这可使得,我们住在这里已经给你们带来许多不便了呀……”

陈毅急忙:“哎呀大嫂,让孩子们吃嘛,你们也不多呀!”

黄大嫂:“都是自己人,客气什么。你们辛苦一年了,过年也没什么好吃的送你们,就尝上点我们这里的这个,或许在你们那里还稀罕呢!快吃吧!”

贺昌拿起筷子夹一片米果放进嘴里连声说:“好吃,真好吃啊,谢谢你,同志嫂!”说完陷入沉思。(幻入)

柳林贺雨亭宅 内 日

阎珊新:“粮不多了,妈给你烧了颗山药,我儿就凑乎着吃吧!”说着拿起火灶翻一翻灶火里的山药。

贺秀英揪住阎珊新的衣襟:“妈,我也饿!”

太原贺雨亭居室 内 夜

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竹石图。图两侧挂着两条对联:“丁男志在四方青年不少英雄气;卯酒难聚一室苍发偏多儿女心”。除几排书籍外,家中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,显得格外清冷寂寞。面色憔悴的贺雨亭在灯下看报纸。

上海黄慕兰居室 内 日

黄慕兰哭着:“近来你在政治上受了那么大委屈,现在又要孤身只影流落天涯,我不忍心!”

井塘村贺昌居室 内 日

袁血卒:“形势万急,贺主任你得为大家想法子啊!”

(幻出)

贺昌放下筷子,擦擦脸上的泪。众人看着贺昌的脸,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。



吕梁故事